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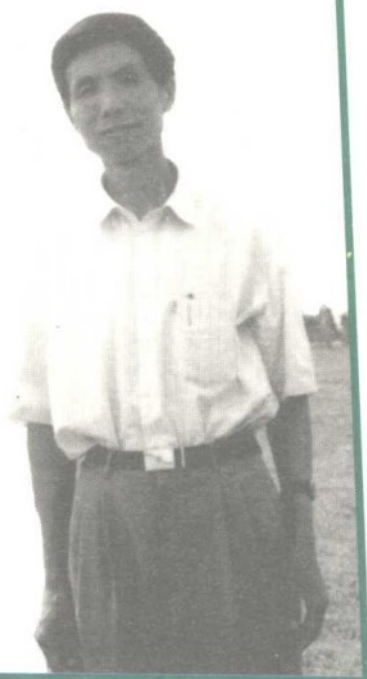
『文学银军』丛书 第一辑

WENXUE
YINJUN

长篇小说

烟火人家

高耀山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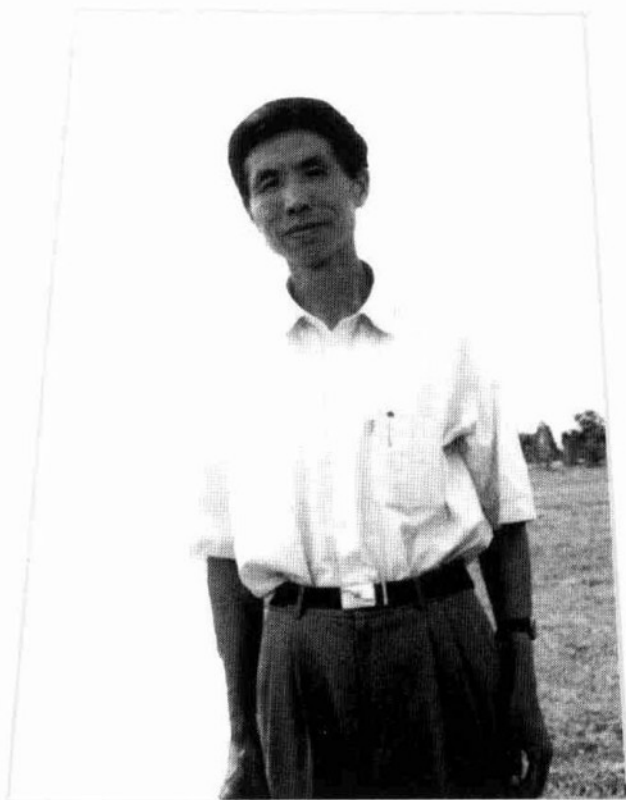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烟火人家

高耀山 /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火人家 / 高耀山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8.7

(文学银军丛书. 第1辑)

ISBN 978-7-227-03869-6

I. 烟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6021 号

烟火人家

高耀山 著

项目统筹 戎爱军

责任编辑 冯中鹏

装帧设计 吴海燕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250 千
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869-6/I·1028

总定价 2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文学银军”丛书【第一辑】[十卷本]

总策划 崔 波

策 划 王儒贵

组 委 会

主 任 尤艳茹

副主任 郭文斌 罗云飞 丁 洪

成 员 郭可峻 韩冬梅 马志恒 李德超

编 委 会

主 编 郭文斌

副主编 哈若蕙 闻玉霞

成 员 高耀山 戎爱军 曹海英 张 涛



高耀山

1943年生于甘肃环县。中共党员，大专文化，编审，中国作协会员。曾任银川市文联主席、宁夏作协副主席、《黄河文学》主编、银川市作协主席。
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风尘岁月》《激荡岁月》，短篇小说《春播集》，散文集《沙光山影》《黄土绿叶》《热爱大地》等，文论集《与文学有关》等。创作和编辑成果分别获国家一等奖，宁夏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优秀奖。主编的《黄河文学》两次获宁夏社科期刊优秀奖。2000年获宁夏“十佳编辑”称号。

序

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、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

2005年6月,《现代生活报》对《黄河文学》签约作家进行报道,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“新银军”的概念。2008年3月,在《黄河文学》创刊100期之际,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、最权威的官方网站——中国作家网推出了《黄河文学》专题,并正式提出了“文学银军”概念。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,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能称为“军”的,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,其次要有战斗力,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。“文学银军”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,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。近年来,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,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,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,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,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,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。郭文斌短篇小说《吉祥如意》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。在“文学银军”的冲锋下,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;通过“文学银军”及其作品,越来

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，认识了银川，乃至喜欢上了银川。

为“文学银军”的形成和崛起，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《黄河文学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、青年作家方面，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如《黄河文学》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，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。当然，“文学银军”不是突然间形成的，有其历史渊源。长久以来，在银川这片土地上，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，在不停地艰难跋涉，在孜孜不倦地创作，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、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。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、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，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。


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，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，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，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；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，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。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、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，为“文学银军”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，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；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、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。这个时代为

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，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、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。我欣喜地看到，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，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，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。这正是“文学银军”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。

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，“文学银军”丛书的结集出版，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。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“文学银军”的主力，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。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，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，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；也希望“文学银军”们把握时代脉搏，紧跟时代步伐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，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！

2008年7月16日



高耀山小说的后震撼力

朱昌平

这位精神矍铄，永远不知道疲倦的老先生，又给我们带来了喜悦。

自从与文学沾上边，高耀山先生就把生命和灵魂交给了文学。继出版散文集《沙光山影》《黄土绿叶》《热爱大地》《真诚的记录》、长篇小说《风尘岁月》《激荡岁月》、文论集《与文学有关》之后，长篇小说《烟火人家》又将付梓。

高先生是文坛常青树。

高先生曾戏说自己：“虽然年年生长枝叶，也开花结果，但是单薄柔弱得可怜，枝不壮叶不繁花不艳果不硕，招引不来蜂儿蝶儿的亲热爱恋。”这显然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自谦。

他出道的时候，文学的神圣影响力远远超过当下。以张贤亮为旗帜，高先生和高嵩、肖川、戈悟觉、张武、吴淮生、罗飞等老一代作家如鱼得水，用喷发的激情、深刻的见地、不懈的努力，使宁夏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喜人的气候。世事沧桑，风景殊异。经济的发展，物质的繁荣，利益的多元，观念的变化，思想的芜杂，媒体的更新，追求的多样，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的关注程度。作家们或倾向世俗，或坚守纯洁；各怀心事，自由选择。许多作家激情衰减，丧失信心，迷失自我，淡出创作，使文学追求成为曾经的记忆。当一些人为文学的前途忧虑或者干脆选择放弃的时候，高先生始终不为所动，“只埋头拉车，不抬头看路”。当宁夏的第二个

文学创作高峰到来的时候，当“三棵树”、“新三棵树”变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当文学新秀变成一片树林的时候，当宁夏文学被媒体和文学界意味深长地称为“文学宁夏”的时候，当许多晚辈在圈子里耳熟能详、声名大震的时候，在宁夏的作家中，人们还欣喜地看到，被人们称为“高老头”的前辈作家高耀山先生，依然根植黄土，枝繁叶茂。他干瘦而硬朗的身体像胡杨的躯干，为了文学理想把脖子挺拔成一根筋，炯炯的目光里透出的如沙漠胡杨那千年不倒的精气神。

高先生曾经自嘲：“我除了写一点东西，还能干啥？”这话和《亮剑》中李云龙说的话差不多。那位个性独特，时时亮剑与敌人决斗的神气人物说：“全国解放后，我还当兵，不当兵，我还会干啥？”细思量，干啥，爱啥，一辈子干好啥，容易吗？

高先生天生会写文章？李云龙天生会打仗？高先生和李云龙的成就，与人性、人品、人格血脉相连，与追求、付出、个人禀赋息息相关！

高先生成功的秘诀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写作实践中体会和总结。

高先生力求走出个人小圈子，一贯主张艺术家拥抱生活和人民，“追求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要求对生活敏感主动，高先生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文艺不关注人民，人民怎么会热爱文艺？”

高先生对创作精益求精，在他看来，“创作古来费情思”，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，文章“功夫在构思”。

高先生努力追求个人风格，强调“风格就是人”。他认为“风格的形成就是发现我，认识我，塑造我的过程，风格就是一个站着的我。只有写出我的东西，才会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”。

不间断超越自我，破茧蜕变，才会有青春不老，文思不竭；几十年海纳百川，吐故纳新，才会有白纸黑字，几百万言。

这是游戏人间、操作文字的人最应该思考的事情。

高耀山是陇原赤子，也是宁夏的骄子。

生在陇东，高先生像黄土地一样宽容和质朴。他对故乡一往情深，在他的文学作品里，无媚俗小气、无病呻吟、虚情假意。他不肆意挥霍自由，不无视约束和节制，就如黄土地一样平淡无奇。他的小说不着意设计波澜壮阔，不追求离奇情节。他的笔触关照了太多的平凡人物，普通农民。他的小说空间，留给世代在贫瘠土地上周而复始劳作的各色百姓。

《烟火人家》依然是一部用传统手法描写西北农村生活的小说。它以陕甘宁交界一个远离城市的村庄王原畔为背景，生动、深情、细腻地描述了这个虚构又真实的村子几十户人家的生存状态，摹状了这里的平静，这里的躁动，这里的蜕变，这里的发展，这里的隐忧，这里的前景。

高先生所写的故事很简单。简单的故事不一定就不是好故事。《红楼梦》写的是一个公子和一群小姐的故事，《水浒传》写的是晁盖、宋江和他们的一群打家劫舍吃人肉馒头的弟兄们的故事，《西游记》写的是一个正宗的和尚与几个花和尚取经的故事，从一个角度看，简单不？简单。这虽是戏言半戏言，但正儿八经地说，许多优秀的传世小说，故事其实并不复杂。比如《老人与海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，有多复杂！高先生的《烟火人家》，写了一群在中国已进入小康的大背景下仍未脱贫的农民，修路、劳务输出等等的事迹，写了“三农”问题。但通过这些简单的故事的描写，作家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——田川、胡申、二元、七元、三元等等，写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对这个不再传统的社会的反思、追问，写出了农民们在大变革时代的坦然、自信与从容，写出了农民的人格、风骨与追求。王原畔村乡亲们是能跟上时代的，事实上，人类历史的长卷，一大半是农民写的。现代文明的列车，是传统的农民用双

手推过来的。对于农民的尊敬流于作家的血脉，也流于作家的笔端。高先生在简单中展示了复杂、丰富与深刻。

《烟火人家》我是认真拜读了的。读时似缺少震撼，但读得很流畅自然。掩卷之后，使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。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种揪心之痛，许久才显现出来。高先生的小说，他简单的故事，是有后震撼力的。这是一部在喧嚣浮躁的世界产生的可以沉淀下来，为后人推崇的历史档案。

高先生的作品，包括《烟火人家》，手法传统，平淡平实平静。他没有用，大概也不愿用意识流，现代派，后现代派之类的技巧。其原因，除了他对西方文学理论与技法掌握不多不熟外，更多的，是他以为白描手法够用了，白描手法所状描的人物、生活、故事更能为人们所接受。有生活有思想的人是不屑于专玩技巧的。就如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大诗人大文人，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等等等等，他们的诗文明白如话，有很多流传千古的名句比白话还白话。但那却是艺术，是精神财富。相反的，新时期以来，一些生吞了西方文学理论与手法的人创作的诗文，号称与世界对接了，貌似要问鼎诺贝尔文学奖，却什么也不是，今人读不懂不想读，后人呢，也悬。没有生活没有故事没有思想的作品，不管用了西方的什么手法，不论如何搔首弄姿，故弄玄虚，如何自我标榜叫卖炒作，都徒劳无益。有了文学有了文学精神，白描也能出彩。坚持传统手法，不是因为它玄妙，而是因为它实用。用白描直叙的手法，“本色写作”，高先生保留了“生活的原汁原味和血肉气息”（《烟火人家·后记》）。

高先生的《烟火人家》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下中国农村的生活画卷，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才情笔力，也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愿高耀山先生的文学之树常青。

2007年7月5日

目录



序 / 崔波 1

高耀山小说的后震撼力 / 朱昌平 1

烟火人家 / 001

跋 让“文学银军”异军突起 / 尤艳茹 248

七月天日子长，太阳快落山了，天空还亮光光的，没一点黄昏的意思。三元从上庄出来向后庄二元家走去，二元是三元的堂哥，又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，两人打小相好。三元在省城工作，多年不见，很想念二元。这次回来，听村里人说二元这些年日子过得很熬煎，现在去看他，想跟他聊天叙旧。

快到村口，三元看见一个人挑着水担闪闪悠悠从村南小路上走来。到了眼前才认出，正是二元。二元也认出三元来，说：“噢，是三元老弟。”低头猫腰放下水担，展开巴掌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然后捉住三元的手不放，仔细端详，说：“老了，老了。”三元也说二元：“老了，老了。”哥俩站着说着话，二元问：“啥时候回来？”“昨儿。”“告几天假？”“我已申请提前退二线了，自由啦。”二元说：“自由了好，无官一身轻。”三元问：“二哥身体可好？”二元说：“穷命，凑合。”三元又问：“你咋挑水，儿子呢？”“唉，现如今是北风下雨南风晴，老子干活儿装人。文珍当官了，文玉看山了。翅膀都硬了，全飞啦。”二元说的是实话，大儿子文珍在县政府工作，连媳妇、孙子也接走了，很少回家。小儿子文玉是村里“退耕还林还草”看护员，常年吃住在山上。兄弟俩寒暄了几句，二元佝腰捡起扁担，说：“回，家里拉谈。”“来，我替你挑。”三元伸手抓住扁担。二元不松手，说：“不不，这活不好干，扁担闪不起

来，水会溢光的。”三元松开手，跟着二元往家走。果然，二元步子迈得细碎，扁担闪得活泛，忽闪忽闪，咯吱咯吱，一路走来，满满两桶水上下不停地忽悠，却一滴不溢洒。

走进院门，墙旮旯呼地蹿出一只黑狗，汪汪汪冲了三元狂叫，张牙舞爪，样子很凶恶。二元大声呵斥：“黑子，瞎熊，你看是谁嘛！”黑狗很灵，知道是熟人，立马闭了声，摇着尾巴表示歉意。屋门大敞，两人直入。二元放下水担，挺直腰板长吁一口气，说：“不是好活，两头不挨地，压的鳖出气。”二元提起桶往缸里倒水，三元转着看二元的家室。屋里家具落满灰尘，冰锅冷灶，土炕上放一个铺盖卷，炕桌上烟灰缸塞满烟蒂。虽然屋里冷清，却有两处亮点：一是窑埝地上摆放着大囤小囤，个个囤里盛着小麦、糜子、谷子、玉米等，满得冒尖。四五只灰老鼠在上面嬉耍，三元到跟前也不害怕，瞪圆了眼睛看他。二元解释说：“是些家老鼠，吃不了多少粮食，就是咬东西厉害，猫见了也不逮。”二是窑门口正面墙上挂一幅字画，是一只公鸡，正引吭高歌，画的两边是一副对联：一轮明月，四壁清风。二元又作解释：“我属鸡，今年是本年，买了一张雄鸡图，挂着辟邪，图个吉利，又请人写了一副联子，也想附庸风雅呢。”三元说：“二哥谦虚呢，你也是个文化人嘛。”二元说：“快甬提了，我识的那几个字已经丢得差不多了。”屋里还有一样贵重物件，八仙桌上摆着一台电视机，罩着漂亮的机套。二元走过来一把揭掉机套，叭地打开，说：“信号不好，画面不清，杂音大。”果然，屏幕上图像模糊，雪花乱舞，嘶啦嘶啦地响，看着叫人难受。二元用巴掌重重拍了一下，噪音马上小了，图像还是不清。二元说：“看不成，聋子的耳朵摆设。”随手叭地关了，又罩上机套，从外表看像模像样高深莫测。二元开始找烟，三元就从兜里掏出一盒“红塔山”香烟，抽出一支递上去。二元接了纸烟，拿在手上看了看，却没有吸，夹在耳轮上，说：“纸烟软，抽这个来劲。”拿出一根油

黑的卷烟棒嘴上叼了，问三元：“有火吗？”“没。”“有烟没火，你是二等烟民嘛。”三元笑道：“二等也算不上，我不会吸烟。”二元边找火边说：“你看我，只顾了说话让你站着，快，鞋脱掉炕上坐，我给咱弄饭吃。”三元故意装糊涂：“兰花嫂子呢？”二元说：“瞎，甬提了，她跑了。”三元问：“为啥嘛？”二元说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饭后我慢慢给你说。”

人是逼出来的，这几年妻子兰花走了，一贯不下厨的二元锅灶上还真练了两手。他就地取材，没用上半个时辰就做好了饭菜：焖黄米饭、炒洋芋丝、酸菜烩腌猪肉、炖豆腐、凉拌苦苦菜，还做了一碗鸡蛋汤，上面漂着翠绿的韭菜叶。碟儿碗儿摆了一炕桌。又提起三元给他带来的二锅头，用牙咬瓶盖，没咬掉，就靠到桌沿上用手掌砰地打开，斟满两杯，递给三元一杯，自己端起一杯，说：“我借花献佛，来，咱兄弟多年不见，今黑夜好好喝两盅。”说罢，脖子一扬吱地干了，把杯口朝下一控，滴酒不掉，催三元：“干，干了。”三元眉头一皱干了。二元又斟满，说：“来，好事成双，干！”又干了。如此连着干了三杯，开始吃菜。二元说：“酒你随意，多吃菜。”三元不胜酒力，三杯酒下肚，头就呼儿呼儿地发晕，不敢再贪杯。二元自斟自饮，一口一杯，偶尔吃一口菜，接着点燃一根黑棒子卷烟，吸一口烟，喝一口酒，吸一口烟，喝一口酒，渐渐的心热面红了，话就多起来，说：“我从前烟酒不沾，现在学坏了，吃喝玩乐样样有，三天两头要喝酒，卷烟罐罐茶不离口。”三元笑了，插话调侃：“我知道二哥爱风流，还有一样没说，我替你说了。”二元说：“啥？你说。”三元说：“三天两头泡小妞。”二元嘿嘿笑道：“三天两头泡小妞有点夸张，十日半月跟小姨子亲热一回不假。”三元说：“辛苦了一辈子，生活条件好了，该享受。不过，跟小姨子相好不应该，你对不住兰花嫂子。”二元眼睛一瞪，振振有词：“啥不应该，你没听说，小姨子的尻蛋子，姐夫的一半子。我

那小姨子真心疼，嫩得一把能捏出水呢。说我对不住兰花，我真是冤枉啊，她跟我赌气，尻子一拍跑掉了，至今三年不回来，把我晾在干滩上，男不男女不女，趴锅燎灶……”三元插话：“嫂子有开拓精神，听说在镇上开饸饹面馆，生意挺红火。”二元苦笑一下，说：“妇道人家经什么商。自古常言道，无商不奸。反过来说，人一经商就奸了。”三元笑了，说：“二哥，你这观念落后了，如今是商品经济时代……”二元摇摇头，说：“这我懂，我是说五十多岁的老女人，不在家看孙子，好好过日月，跑出去开饭馆，出风头，丢人现眼呢。”

这当儿，院门口走进一个小伙，黑狗跑过去亲热地围着转圈圈，小伙摸摸黑狗脑袋，嘴里说着“黑子，黑子”，亲热得像久不见面的哥儿弟兄。小伙进屋后对三元瞅瞅，惊喜地说：“啊，是三哥！”三元蹙一下眉头，想不起来是谁，问：“你，你是……”小伙说：“我是七元嘛。”三元很吃惊，说：“哎呀，七元长成了大小伙，哪有从前掉鼻涕娃的影子。”七元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接着说明来意：说晚上开会，新主任田川派他请老主任二元到前庄商量修路的事。王原畔村主要有王、田两大姓，王姓人多，一百余口，是王天福、王天禄、王天寿兄弟仨的后代，共有十弟兄，分别叫大元、二元、三元……十元，有人羡慕，说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抬举王家兄弟是十员虎将，十大元帅；也有人小瞧，说七狼八虎十狗熊，贬损王家兄弟尿也不蛋，只值十元钱。王家住上庄和后庄。田姓人少些，四五十口，多半住前庄。还有几户姓胡姓耿的，人数少，只有二十几口，散居在三个庄头。二元当村干部多年，在群众中颇有威信，又有农村工作经验，现在虽然退下来了，但村里有什么大事，还请他参谋定板。此刻，二元酒已喝到八成，听说请他商量修路的事，红头涨脸地说：“那是鸡坐月子淡（蛋）事，今黑夜我陪你三哥拉谈，去不了。来，喝酒。”说着给七元斟满一杯。七元推辞不喝，二